

書叢藝文益羣

# 滅 賊

著復而周



行刊社出版益羣

上  
輯

# 羣益文藝叢書（陸續增加）

燕宿電（長篇小說）

周而復著 十二元九角

本書是描寫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對日寇反撲的英勇戰鬥故事。作者用十萬字的巨幅描繪出軍民是怎樣地結合起來打垮了龐大的侵襲者的進軍，作者成功地創造了優秀的戰士和新的堅忍英雄的典型，也指出了封建地主和農村流民階級在革命戰爭中的妥協性和平反動性。

江山村十日（長篇小說）

馬加著 五十九三角

作者以東北老百姓開墾江山的十天事件，描寫了土地改革的全部過程。從工人知識階級到知識階級，成立貧農大會，抓地主，起浮產，過堂，開國會，分浮產，組織生產小組，丈量土地，建立支部，支農前線，到地主垮了，人民以主人身份出現為止，全書描繪着以猛烈的印象，飽滿的感情，新鮮的生活。

村長和他的兵（中篇小說）

丁克辛著 二三九三角

本書描寫一枝活躍在贛寧和遂寧的民兵，在鄉鎮中發展成長的過程。作者便是參加實際戰爭的一員，因爲身負實驗人從作者的筆下，發射出戰場空曠上的氣息。

龍頭山下（中篇小說）

郁如著 部

三元三角

龍頭山下，是寫解放前夕營營區一個鄉鎮上的情形。這裏：一面是混亂、失措，一面是醇醇、興奮；外附有細寫「鬼門關開放的時候」。

蘭花蕩（短篇小說集）

孫望著

四元

一共收輯了八篇優秀的短篇，全都是描寫老解放區勝利後的農民。用以作為新的「黨在縣」，是寫一個新的英雄故事：一個老年的船夫，機智而又勇敢地完成了一次動人的戰國任務。

工人張飛虎（短篇小說集）

康濯著

五元二角

本書是描寫一個電器工人在解放前後轉變成長的過程的小說，這裏作者創造了一個複雜變化的典型的工人形象，從工人們的醜陋頹敗，到恢復生產和秩序，這裏都有成功的描寫。

結親（短篇小說集）

葛琴著

五元二角

一本收輯了十二個短篇，跟他的詩一樣，每篇小說都是多麼樸素動人，每個

雨露路（短篇小說集）

趙夢著

一元

本書收輯了作者十年來優秀的短篇小說：「姐姐」、「鹽」、「雨露」、「後數」、「油半」、「雨露」，這些都深刻地描寫了生活的主題。

千錦百練（電影小說

立高·羽山著

五元一角

千錦百練，是寫戰士獨創動搖，過路，而又回到自己的隊伍來，接受黨的教育和幫助，變成強大的戰士。這道理很簡單，人民戰士的鍛鍊成功，就跟打鐵一樣，要燒一次，鍛一次，千錦百練的把牛煉成強的戰士。他們還有三個字：「誰是鍛鍊出，誰是英雄呢，不是吹牛吧，同志們被看見。」

新的起點（短文）

胡夢著

六元八角

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現在正是一個新的起點，爲了農民，他要遠地去和工農兵結合，怎樣改造知識分子，這些，都成了每一個文學工作者面對着的問題。這本短文集裏都有正確而深入的評述和討論。

這是一本結構實質的雜文集。作者在雜文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十年來作着那些精辟的、辛辣和透徹的雜文，全收錄在這裏了。

星火集（雜文）

何其芳著

六元一角

這個集子所收的是抗日戰爭以後，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作者在渝和延安所寫的雜文、報告和散文，有這裏面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和解放區的不同的一些方面，並可以了解作者走向革命以後的第一步驟和階段的忠誠獻身的態度。這個集子曾由出版社在渝和上海都印過一次，這次三版是經過作者重新修改過的。

星火集續編（雜文）

七元八角

這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作者在重慶新華日報副刊和其他雜誌副刊發表的一些雜文。共分四輯：第一輯主要是參謀國民黨反動派的雜文和幾篇討論問題的文章。第二輯是用筆記體寫延安的生活和人物的散文。第三輯是紀念被殺死者的文章。第四輯是三篇談當時一般知識青年關心的問題的政治文。我們從「星火集續編」，可以看到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如何使他的寫作和報紙結合，和實際結合的一些努力。

38



# 目 次

## 上輯

黃土嶺的夕暮.....	1
開荒曲.....	10
侵略者的最後.....	15
消滅.....	20
一隻農民的哀曲.....	25
瀘淀橋的火焰.....	30
再生.....	35

## 下輯

—

難忘的紀念

五五

父親 ..... 八三

上墳 ..... 八九

顧厚輝先生 ..... 九九

懷×× ..... 一〇五

二

搬家 ..... 一一一

難友 ..... 一一一

不寐 ..... 一一一

三

我懷念南京 ..... 一二三

黑市 ..... 一二四

貓 ..... 一五〇

楊村小輯

- 一、老人 ..... 一  
二、狗 ..... 二  
三、燈下 ..... 三  
四、憶 ..... 四  
五、錶 ..... 五  
六、霧 ..... 六

## 黃土嶺的夕暮

黃土嶺的南山目空一切地矗立在天空，四面的高山在它前面都顯得渺小而低下了，如一頭一頭的粗暴的巨獸馴服在它的脚下。下面是一條深闊的山溝，像一條游龍，向西面奔馳而去，彎彎曲曲地，終於隱沒在起伏的山巒裏。

十一月的長光斜照在南山，閃出紫藤色的光芒，含羞地對着高空上疎落地散着的淡紅色的小雲片，像是不注意的做錯了一件小事情，忽然被人們發覺了似的。

不間斷地，機關槍聲咯咯地和着辨不清的異國的呼喊聲，時時從山溝裏浮騰上來，舒徐地繚繞在山頭上，屈伏在溝裏的一尊昭和八年所造的大炮，不甘寂寞地隔幾分鐘就向西面山頭上打幾炮，隨着，遙遠的山上便騰起一陣煙土，瀰漫在山頭上，然後慢慢如雨一樣的落下來，又露出晴朗的穹蒼。

被包圍在溝裏的八百多敵軍，由阿部規秀中將指揮着。——他帶着『掃蕩』邊

區消滅八路軍的雄心，率領一千五百敵軍，從淶源縣城出發，踏進了晉察冀邊區的腹地，却碰了一個大釘子：給八路軍包圍在溝裏了。阿部中將指揮隊伍向東面冲過一去，想突圍；給團堵住了，冲鋒了好幾次，像碰在鐵壁上似的，通不過去。于是又慢慢掉過去，在大炮和重機槍的掩護下，又想冲過去，那兒也有『支那軍』。『支那軍』究竟有多少呢？阿部中將迷糊了，然而他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包圍住的，他隱藏在一株落盡了葉子的棗樹底下，用望遠鏡焦灼地向四面瞭望，看見浴在陽光裏的南山頂上光禿禿的，看不見有一支那軍扼守的形跡，他從心眼裏笑開了：可以突圍了，如果佔領南山，還可以消滅四面山上底八路軍，一百多個敵軍在他底命令下開始向南山進攻了，二百多隻皮鞋笨拙地向山上爬去。……

山上的確沒有多少『支那軍』，不過只有一個班隱伏在山頭上，底下一點也看不見，但『李家灣』的三營已經向南前進了。

南山陡峭得如座懸崖，但是山腰那兒凹凸不平，若是隱伏着人，上面却看不到，一百多個敵軍青蛙一般地一步步向上爬着，山上的手榴彈已空空地對準向上爬

的敵軍扔下去了，好幾個頓時受傷，滾下山坡下面去了，其餘的也跟着退了下去。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一陣機槍射擊之後，一百多敵軍又向上蠕動着了，最前面的那一個手裏拿着一面鮮明耀目的綢製的太陽旗，步子迅速地向山上爬去，一邊把橢圓形的手榴彈向上面陣地扔去；而上面呢，却不聲不響的又扔下一陣暴裂的手榴彈，山坡上湧起一團團白烟，于是敵人又滾下去了。

李家鴻的三營用跑步趕到了南山，敏捷的佈置好了陣地，原先守着陣地的一班人底膽子更壯了！

「鬼子你可別夢想搶南山了！」

然而鬼子還做着癡夢；並且阿部中將也下了『死命令』——一定奪取南山，只准前進，不准後退。

包围圈越縮越小了，阿部中將和他底下的生存的希望也越變越小了。四邊山上火力點交叉的佈置好，只有南山是唯一的生路；而南山呢，從望遠鏡裏竟看不出有多少『支那軍』，冲锋上去的時候，八路軍的機關槍手榴彈就從四面投射出來，

接着看見自己底士兵從山腰滾下，在山腰崩潰。

煩囂一時的槍聲砲聲手榴彈聲呼喊聲，如狂潮一般地急遽地湧來又急遽地退去，山野復歸于靜寂。誰也不知道這兒在進行着殲滅戰，只有山溝裏的敵人他明白：沒頭沒腦地在山溝裏蠕動着，咕嚙着……屈伏在山溝裏的那門重砲，無可奈何地向四面山上胡亂地放着，在荒蕪的山丘上揚起陣陣柔馴如羊的泥土。

望着掛在高空的太陽，逐漸地低下而偏西去了，阿部中將狼狽地煩憂着：他所帶領來的掃蕩，邊區的混成旅團和他自己底生命，也好像太陽一樣的沉落下去。然而他到底不相信自己會被八路軍消滅在山溝裏。

——冲鋒上去，一定要搶到南山！

又有二百多個，三八大蓋槍上閃着明晃晃的長刺刀，一個勁的向上爬……守在上面的三營却還不知道他們又冲上來了，因為土坎子什麼的擋住了視線，而山勢呢，上面也不容易看到下面，同樣，冲鋒上來的敵人也看不清上面。

又有二百多敵人上來了。

臥伏在第一線的戰士不聲不響地像是不知道這回事似地等待着。當敵人爬進輕機槍有效射程以內的當兒，機槍和着手榴彈奏出消滅敵人的交響樂：

卜卜卜吐吐、吐哩啞……從敵人手裏繳獲來的歪柄三八式機槍也對準它的主人清脆地響着：

嗒嗒嗒……嗒嗒……

第一線有幾個掛彩了，第二線的戰士馬上就補上去，手榴彈一團團的白烟在敵人中間昇騰起來。頑強的敵人支持不住了，又一次潰敗下去。

三營的彈藥快完了，站在後面，指揮的大隊長又派了生力軍上去接防。

阿部中將焦急地用望遠鏡直向山上看：他不相信這樣一個南山沖了這麼多次數竟然還拿不下來，他感覺到一種無名的污辱，而懷疑到混成旅團的戰鬥力了。

『向山上開砲，再冲锋上去……』

牲口上的子彈砲彈直往下卸；但南山還是那麼傲然矗立天空，冷冷的對着竄來竄去的混成旅團。

四面的重機槍和着大砲間斷地向山溝裏打下去，一堆堆敵軍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倒下去的人越多阿部中將越發急燥，他叫跟在身後邊的電報員迅速地發電報回去：快派救兵來。但是且慢求援，一顆八路軍的砲彈從側面準確地飛過來，噠的一聲，阿部中將和他的電台都飛到了半天空，落下來的時候已分成數不清的碎片了。  
『掃蕩』邊區的雄心和他屍首一樣的粉碎了！

冲锋更激烈了，一次潰下來，又一次補充，再冲上去，可是突不過八路軍的周密猛烈的火網。

敵工小組的同志隱伏在岩石後面，一個人高聲地用日語對敵軍叫了起來。

喊話時，下面肅靜着，聽完第一句，指揮官怕了，叫砲手不間斷地開砲，用來掩蓋這可怕的喊話，旋即冲锋又開始了。

這次，兩面距離更近，只有二三十米遠，敵人冲锋上來，一伸手就能夠拿到上面的機關槍。機槍射手提起來向下打一梭子子彈，就急速地把槍收回來。不然就有

被搶去的危險。

敵人又一次退去了！

大隊長又派了兩個連上來，可是又很快地把彈藥放完了。

兩面對峙着，忽然又聽到南山上有人叫道：

『又上來了……』

營長見機槍射手伏住那兒不動，傳過命令去：

『開槍向敵人打……』

機槍射手掉過頭來指着壓彈匣子搖搖手。營長旋即命令戰士們扔手榴彈，可是手榴彈已不如以前那麼猛烈了，只是節省而準確地扔下去：喀呀喀的，而敵人底火力還相當有力地浪費地向上射着。像敷衍上級命令般的攻了一下便又隱藏起來了。

『連長，手榴彈沒有……』一個戰士回頭來叫。

『不准叫……』連長知道後面沒有手榴彈可補充了，怕他高聲叫起來給敵人聽見。那個戰士於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式，向連長營長伸手要。他們給他的回答是

什麼呢？也還是做一個扔手榴彈的姿式，對他搖搖手，那意思是說沒有了，他會意地不言語了。同樣的，連長營長又不斷地回答了許許多掉頭來要手榴彈的戰士。

太陽已把他羞怯的紅臉隱沒到西邊山背後去了，最後的餘暉把那一角天空的白雲染得很紅，像是山那邊發生空前未有的大火災，在燃燒着。蒼茫的暮色在它的後面，靜悄悄地矗立在戰鬥着的山野。

嚴守南山的戰士們都站了起來，槍上了刺刀，預備敵人冲上來就和他拚刺刀——彈藥已打得淨光了，只有機槍射手留下最後一梭子子彈，不到最需要的當兒，再也不放了。

死寂佔領了整個山野，西邊講話可以清晰地聽到，驀地有人在散發手榴彈：

『給你三顆。』『給你兩顆。』……

戰士們喜悅地轉過臉來：那兒有手榴彈呢？一顆也沒有。但是他們明白了，於是接着說：『給我三！』『給我兩！』『喲，又來一箱手榴彈！』……

被壓在下面殘餘的敵人，聽到上面在分發彈藥，怯生生地伏着不敢輕易動顫，

心裏顧慮地默禱着：

——早點黑下來吧……

戰士們都無憂地由敵工組長指揮，恣情地唱出了瓦解敵軍的歌。

歌聲沒完，就引起敵軍指揮官的恐慌，于是又是一陣機關槍和零落的砲轟來擾亂歌唱。同時山腰上的敵人在偷偷築着防禦工事，已失去了冲锋的勇氣了。一些敵軍聽到歌聲鬆了勁似地蹲在那兒，還怯生生地遙遠地瞅着上面。一支那軍一端着槍，槍口上的刺刀在茫茫的暮色散發着光芒，一閃一閃地。四面山上一枝那軍一底重機關槍，還不時地向山溝裏掃射着。槍聲越逼越近，包圍圈益縮益小了。下面又沖上來，旋即給刺刀打退了。

南山乾然不動地在茫茫的夕暮裏矗立着……

一九三九，十二月，河北，唐縣。

## 開 荒 曲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開荒剪影

生產委員和小組長從總務處里搬出一把一把的鎬和鐵鋤，分配給每一個同志，說：

“同志們，工具要保存好了，這是從老百姓那兒借來的，不要損壞了……”一班班的同志以班長為圓心，圍繞成一個圓圈爭先恐後地拿起工具來，微笑浮在年青人的臉上。張祕書向班長拍着兩隻空手：

“我沒鎬……”

班長的手里也是空的，拿到的人像是得到珍奇的異寶，慈愛地撫摸着鎬，掮到肩上去了。張祕書找到目標了，他以商量的口吻，對旁邊的一個同志說：“我們兩